

# 绿豆粉

乡愁是一道道高耸入云的山峦,天然屏障难以逾越;乡愁是一条条曲折逶迤的大河,水流湍急无从跨度;乡愁是母亲烙出的一层层绿豆粉,青香袅袅却可想而不可……

时间推移,故乡的一切变得模糊,变得遥远,就连想吃一碗故乡的绿豆粉都是奢想。

说来,绿豆粉算是黔北一带的土特产,贵州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其做工不是很复杂,用料也极其简单;可是这非常简单的绿豆粉,在其他地方硬是吃不到。这显现出了故乡小吃的独特性,绿豆粉也因此成为我对思乡之情的寄托。

吃绿豆粉的时光,大多是在小时候。那时,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在外打工,家里的活儿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做,很少有闲暇。我们也渴望母亲闲下来,那样她就能在家里给我们

做好吃的了。不过,这还得靠老天的安排,因为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母亲才能稍有清闲。下大雨的时候,母亲会坐在炉子旁边纳鞋底,缝衣裳,估摸着我们饿了,便会问:“文儿,松儿,晓儿,你们想吃什么?”等不到我和哥说话,妹立马凑过来说:“好久没有吃绿豆粉了。”母亲看着我们仨一副饥饿的样子,立马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去翻捣屋里的那些大包小包的皮口袋。她去找做绿豆粉的材料。

绿豆粉做法简单,取绿豆和大米洗净,用清水浸泡一晚上,将绿豆和大米磨成浆,最后倒入锅中烙干成型即可。稍微费力气点的事情就是磨浆,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磨浆机,只得将大米和绿豆端到院坝坎下的伯伯家用石磨磨细。伯伯会从门缝里伸出头来笑着说:“你几个娃儿真有口福,又给你们做好吃的了。”我们不说话,边傻笑,边争着往磨口里掺大米和绿豆。浆子磨好,就是回家烙粉了。

烙粉不难,但还是有点讲究。母亲操纵着装满浆子的水瓢,将浆子在锅里拉成一个个的同心圆,然后用锅铲将多个圆圈抹成一整块大圆饼,盖上锅盖,待圆饼靠锅的一侧熟后,母亲将锅盖揭开,把锅里的大圆饼轻轻铲起翻个身,又盖上锅盖,等到母亲再次揭开锅盖的时候,一股热气伴随着绿豆的清香涌出锅顶,绿豆粉制作差不多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烙粉的火要用文火,火大了不但烙不均匀,还会糊;火小了,耽搁时间,还烙不透。那时候母亲经常夸我生火生得好,我也以此为豪。

烙好的绿豆粉都是一整块的,直接铺在水缸上面的簸箕里面,色泽诱人,清香扑鼻,我们都忍不住扯一大块裹起来,蘸点辣椒水,大口地吃起来。这种吃法很过瘾,特别是在那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年代,我们尤其喜欢这种狼吞虎咽的感觉。

绿豆粉可水煮,简单快捷。绿豆粉全部烙完,垒在簸箕里面一层层的,看起来呈浅绿色,半透明状。母亲将绿豆粉一层层卷起,用菜刀切成丝状,堆在筛子里。待到吃饭的时候,只需抓一把切好的粉丝丢入烧好开水的锅中,烫一下,捞起来,加上糟辣椒水,便可以吃了。

绿豆粉还有其他吃法和用途。可以做炒粉,用它做出的炒粉,色泽翠绿,入味均匀,有嚼劲,可谓色香味俱全。晾干后的绿豆粉还可以打包,作为赠送友人的佳品。

绿豆粉还具有药用价值。它还有清热解毒、理肠健胃的功效。老家人吃绿豆粉多在炎热的夏季,我想充满智慧的故乡人应该是早就知道这个功效的吧。

故乡人对绿豆粉有着独特的情怀。在我上班的地方有一个老乡,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绿豆粉,并发一个朋友圈。对于他们来说,一碗绿豆粉不只是食物,那是一碗热气喷喷的乡愁啊。

## 大美工匠

郑龙腾

天地在外,人行其中  
顶天立地即是“工”  
我那象形文字草创的姓氏啊  
它承接着天的精华  
也传续着地的荣耀

箱匣为表,斧所为里  
收敛锋芒便成“匠”  
我那石器时代敲打的名字啊  
它透露出草的纯真  
也紧握住石的坚韧

没有春天,就铺设春天  
往东掘进一万里  
在公路和铁轨间,收集星辰的咏叹  
在桥梁和隧道里,照亮虫鸟的欢鸣  
直到把一封群山的家书  
送抵大海的邮箱

没有夏令,就运输夏令  
南下武夷各有所指;让一节动车  
驶进土楼,让一辆公交车  
在闽南的客厅里搬动方言  
让飞机升降学会莆仙戏的声调  
让出海的船只,替闽东的海浪问候台湾

没有秋分,就编辑秋分  
横撇竖捺撰写人间。用强烈的修辞  
加重生活的诗意,用一道红笔  
改正迷失和无聊。用好看的字体  
在汗水中显现晶莹,最后啊  
还要把敬业和奉献装订成册

没有冬至,就生产冬至  
流水线传递雪花  
要冰冻坚实牢固,要霜凌  
干净地挂在树梢。要松柏苍茫  
安全地越过寒冷的保质期  
要塑料的冬天,紧紧包装来年的希望

在城市中,车水马龙,熙来攘往  
我能感觉到,你拘一格的创造  
在小镇上,朝九晚五,宵衣旰食  
我能寻找到,你擦肩而过的身影  
在乡村里,柴米油盐,人情冷暖  
我能体会到,你牵肠挂肚的情怀

啊,大美工匠!  
你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姚彪

#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当与贴合。

黎明最宁静,但宁静绝不是平淡。揣测当年站在西柏坡前领袖级人物的心态,可以用“宁静致远”这四个字来形容。风暴之前的宁静,不就是力量与能量的聚集吗?不就是改变与突破的前奏吗?

毛泽东曾有一段诗意的语言描述黎明的景观:“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在静悄悄的黎明能够仰望星空的人,注定能够盛得下世界的高阔,悟得出生命的气象,如此,方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方能“于无声处听惊雷”。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经过二十多年的抗争,共产党人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故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有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位于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中央的五位领导人铜铸像,均高2.5米,青铜铸像,艺术地再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迎接朝阳且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情景。立在中间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个大文豪,但他与千古文人一样也有侠客梦,虽非武将,却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气度与情怀,“剑气长存”与“诗心不老”亦可相行相向。正是他在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世相纷呈之时,端坐磐石之上,行走“独孤”之中,搅动的却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棋盘,于恬淡简约间登临高峰。

西柏坡朱德旧居是仿陕北窑洞式的建筑,坐北朝南,是中央工委专门请陕北的工匠为毛泽东主席移驻西柏坡而建造的。毛主席来了之后,觉得朱总司令年龄大,就让朱总司令去住,朱总司令坚持不肯,最后在毛主席的一再坚持下,才于1948年11月搬到这里。这是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但是否也是诗人间的惺惺相惜,不得而知。朱德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将,他还是一个诗人。1947年7月12日

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朱德作为校董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仗,歼敌6.2万余人。在总结解放石家庄作战经验时,朱总司令欣然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英雄,是诗人的基色。所谓战略家,都有诗人气质,都在灵魂深处蛰伏着诗意,浓缩着豪放的因素,总是在黎明时刻看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总是在静悄悄处“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总是在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激越的诗,也许就是他们压倒对手,战胜对手的佩剑与道具,胜利就在诗的海洋中诞生。

两次邂逅西柏坡,脑子里盘旋的总是在那个静悄悄的黎明,让思想的羽翼在纯粹的心境中飞翔,我分明地看到了一个政党的冷静与理性、从容与自信、豪迈与率性,寻找到了一群具有诗人气质的英雄团队“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内在逻辑。

## 民间艺术揽胜

⑩

# 捻工

范方启

从一条河路边过,在高高的堤坝上,我居然看到了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渡船。不用近前,我也能看出那是条木船,船体是灰色的,这种颜色既与造船的有关,又与风吹雨打和严寒酷暑的历练有关。看那船,却不在水中,而是被拖上了岸,是对船体进行维修吗?出于好奇,我还是来到了渡口边,围着无人问津的船打量了一圈。这船,真的到了该维修的时候了,堵住船体缝隙的结固的石膏和桐油还有麻线什么的已明显在脱落,这船如果继续在水中往来,船底肯定会被渗水,那很危险,修船的人为何还不出现?

修船的有一个很专业的名称:捻工。他们所带的工具也不一样,小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好奇,像修船和做船这样枯燥乏味的事,只要有机会,我绝不会错过围观的机会,并且还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工具叫什么,那工具做什么用,这使得那些捻工们很烦。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群由六七个捻工组成的修船的队伍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河边紧锣密鼓地做一条新船,他们做了三天,不可理喻的我也眼巴巴地看了三天。为了使捻工们不再对我有什么抵触,一旁的我,主动充当起了他们的小帮手,他们需要什么,只需要冲我报报名称,我会准确地递到他们的手中。

让我乐此不疲的守候着捻工带来的奇怪形状的工具。刮刨,维修木船、刮船的专用工具。扁铁锻造,刨口加钢。其形式有:两端为反向弯曲的刨口,一为平直宽口,一为斜形窄口;也有一端弯曲、一端平直、刨口一窄一宽的。用于刮除木船表面的旧油皮、油垢、黑斑和腐蚀层。捻凿,修造木船捻缝的专用工具。锻制而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下端凿口套钢。捻锤,捻凿的专用工具。也是锻铁制成,似斧,钝口,并开有缺口或眼孔,兼作起拔旧钉锯用,掏锯,又称尖锯。锯除小块腐烂板料的专用工具。木柄,锯片呈尖刃形。使用时,先在板料腐烂部位的纹理两头钻若干眼,用掏锯从眼中将板料两头锯断,再用快凿将腐烂部位凿除。送钉器,修造木船钉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口端呈圆形状。钉铆钉、方钉时,将送钉器凹口套在钉帽上,锤打木柄,使钉深入钉眼内。拔钉器,拔除木船废钉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似小撬棍,上端为燕尾形,可拔小钉;下端略起翘,左右伸短轴,套一方形扣环,起拔大钉。起拔时,将扣环套住钉帽,并卡在器皿尖上,手握杆的上端向下压,废钉即可拔出。由于利用杠杆原理拔钉省力,故船工习称“千斤”。还有丝杆夹头、扒钩、撬板器、油灰机、麻筋、麻扳机、筛灰机、两脚卡等等,是在做木匠的父亲那儿见都见过的。当我能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让我乐此不疲的守候着捻工带来的奇怪形状的工具。刮刨,维修木船、刮船的专用工具。扁铁锻造,刨口加钢。其形式有:两端为反向弯曲的刨口,一为平直宽口,一为斜形窄口;也有一端弯曲、一端平直、刨口一窄一宽的。用于刮除木船表面的旧油皮、油垢、黑斑和腐蚀层。捻凿,修造木船捻缝的专用工具。锻制而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下端凿口套钢。捻锤,捻凿的专用工具。也是锻铁制成,似斧,钝口,并开有缺口或眼孔,兼作起拔旧钉锯用,掏锯,又称尖锯。锯除小块腐烂板料的专用工具。木柄,锯片呈尖刃形。使用时,先在板料腐烂部位的纹理两头钻若干眼,用掏锯从眼中将板料两头锯断,再用快凿将腐烂部位凿除。送钉器,修造木船钉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口端呈圆形状。钉铆钉、方钉时,将送钉器凹口套在钉帽上,锤打木柄,使钉深入钉眼内。拔钉器,拔除木船废钉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似小撬棍,上端为燕尾形,可拔小钉;下端略起翘,左右伸短轴,套一方形扣环,起拔大钉。起拔时,将扣环套住钉帽,并卡在器皿尖上,手握杆的上端向下压,废钉即可拔出。由于利用杠杆原理拔钉省力,故船工习称“千斤”。还有丝杆夹头、扒钩、撬板器、油灰机、麻筋、麻扳机、筛灰机、两脚卡等等,是在做木匠的父亲那儿见都见过的。当我能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印象特别深,看着使出吃力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情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捻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我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 夜雨裁读听纸声

畏,许多的疑问,许多的探究,许多的思索,许多的美丽与哀愁,都在这阅读的行为中发生着。

对毛边书态度,我有过从不喜欢到渐渐喜欢的转变。原来,收到或买到了毛边书,眼看着参差不齐,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弄齐整了。再说,读毛边书,很急人的,读到紧要处,书页还粘连着,能不急人嘛。

多少本毛边书都被我送到印刷厂一刀裁齐了,后来,收到的毛边书越来越多,我也试着去接受毛边书,天长日久,再读毛边书,也体悟到毛边书的诸多好处来。一是可以培养自己慢阅读的意识。从来好书须慢读,走马观花终觉浅。读毛边书,急不得,也快不得。

二是读毛边书,需要小心谨慎地去剪裁。所用的刀子不能太锋利,也不能太钝,锋利,伤手;太钝,伤手。三是读毛边书,需静心,裁一页,读一页,不失为静心之一法,也是磨性子的一种捷径。四是无须书签或标记,读到哪儿,哪儿就裁开了,没裁开,自然就没读啦。五是毛边书开本大,裁开后,版式天地宽绰,这样的阅读无疑是快乐和幸福的。